

晚明作者：柯山梦

作者：柯山梦

制作缘由

不知不觉看网络原创已经十几年了，那曾经是激情澎湃的岁月……

再回首，曾经的繁荣似锦，终被雨打风吹去……现象乎？逝去兮！

这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过往，大浪淘沙，沉淀了大批优秀的作品……

不忘初心，读书更该如此……尝试着去劣存优，给自己的书库留下幸福和甜蜜……

选文基本按照当初有影响，如今可再看，而且必须是完本的……

文本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制作本书纯属兴趣爱好，无任何商业目的……

是为制作本系列的缘由……

……漂泊的树……

内容简介

明朝末年，北国狼烟横卷，尸骨山积；江南小桥流水，歌舞升平。朝代末世的内忧外患之中，腹黑办公室主任强势崛起，吹响华夏最后的号角。真英雄，改天命。

残酷惨烈的古代战争，真实的明代市井，一个个小人物创造的历史，展开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温婉缠绵的晚明画卷。

序

2011年9月年，蓟县九龙山，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行走在登山道山上，一人剑眉星目，高挺的鼻梁强化着他的自信神采，此时他神态悠闲，嘴角微微上钩，脸上似乎永远带着办公室主任式的微笑，另一人此时却满脸不服，眉头紧蹙，似乎窦娥冤是发生在他身上一般。

窦娥冤口中道：“老潘这个项目我不接，我是来做技术的，不是做裱糊匠！”

“公司要赚钱不是，老夏身上每年背着多少销售指标你不是不知道，真按你说的做，这个季度一完，董事会就得叫老夏下课。”神态悠闲者劝慰着，“你坐到老夏那个位置上，也只有这样做。”

“屁股决定脑袋？”

“这说明屁股下面那玩意比脑袋稀缺，兄弟，我们这样的公司，理想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那以后就用这样的产品和市场竞争？”

“董事会都是些什么人你也清楚，产品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最重要。”

神态悠闲者微一停顿，脸上仍然带着“办公室主任式”的微笑，看了一眼对面一脸官司的脸道：“是政治？”

满脸委屈的人不再说话，他名叫刘民有，28岁，与眼前这个神态悠然的陈新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考上研究生，陈新直接就业在这个垄断企业的下属公司，2009年刘民有毕业时，陈新已由技术改行做管理，找了最大董事的女儿当老婆，他老婆相貌比陈新差了几个台阶，刘民有称之为政治婚姻，陈新在几位老总及董事会之间游刃有余，成为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上下关系都处得极好，并且今年有希望提升为副总，成天把讲政治挂在嘴边。

而刘民有是从农村来的，研究生毕业后经陈新介绍到现在公司，目前担任项目负责人，是公司技术骨干，到现在连房子都还买不起，女朋友尹琬秋的父母由此强烈反对他们的婚事，尹琬秋三天两头的催他买房，最近一直焦头烂额，就发展前景来看，他自己也知道无法与陈新相比，或许就是不懂这个所谓政治。

此时两人在山路上绕过几个圈，已来到九龙山最高峰黄花峪，放眼四周，群山环绕，层峦叠翠，残余的淡淡雾气缭绕山谷之中，恍若仙境，两人都不觉心胸一开，似乎空气也清新了不少。

观看一会后，刘民有自顾自找个树干坐下，打开手机准备看看新闻，陈新带着笑到他对面坐下，打开包，递过来一瓶可乐，劝道“兄弟，公司的问题很多，如果想要改造它，就要先融入它，没有力量，一切理想只是空谈，有空了你可以看一些人物传记和历史书籍，就会明白了”

“你以为我还忧虑公司的事情？”

“哦，那是什么事，终身大事？”

“也差不多，尹琬秋家要我买个房子，105的，首付都还差6万，你借我点如何。”

“没问题，那老潘那破项目你得接下来。”

刘民有两眼一白“你小子乘火打劫，是不是他答应在你当副总的事情上帮忙了？我的项目组可不是你们领导交易的工具。”

陈新陈新眼珠转了一转，夏总经理因为在更高领导层面的失误，被替换已经是确定无疑，他已打算改投潘总，一旦潘总成为下一任总经理，他也将进入副总行列。这些现在当然不能对刘民有说明。

“呵呵，这哪是打劫，是从公司大局出发么，公司发展了个人才会有发展么，我当上副总，可以提高员工地位，帮你实现技术理想，如何？”

刘民有的眉头皱了又皱，显然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才答应下来，“那，好吧，到时候你可要记得你今天的话。”

陈新一拍手：“兄弟爽快，加班费你们自己找票据，我来处理，但下个月15号之前我要东西。现在我们就下山。”

陈新说着抬头看看天空，眼前的情景却突然让他的标准笑容凝固在皮肤上，刘民有顺着陈新的目光看过去，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飞行物已经无声无息的停靠在斜上方的天空中，闪闪发亮的充满金属质感的躯体在空中缓缓转动，旁边一个尺寸小很多的外形相同的缩小版飞行物正环绕着大金字塔飞行，陈新头脑中一片空白，指着天空，不待两人做出任何反应，大金字塔上方出现了一道白色的螺旋光体，慢慢转动着，两人所在位置也包围起来，陈新忽然感觉到时间似乎消失了，再过了一瞬间，四周一片白光，两人都失去了知觉。

第一卷
沧海横流

第一章 抢衣服的劫犯

一阵微风轻轻拂动在脸上，陈新与刘民有同时感到又回到了时间的河流中，五官和肢体的感觉再次恢复，似乎时间只是消失了一瞬间，又似乎消失了很久，两人互相看着，突然大叫一声，“啊，我的衣服呢”

“手机呢，钱包，我的钱包，钥匙也不见了”

荒山野岭，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手机钱包衣服全都丢失，又不是搞行为艺术，刘民有有种要发疯的感觉，匆匆忙忙中，他赶快找了一圈树叶包在下身，缓一口气，心神稍定。

待他看陈新时，才意外的发现，这个同样遭逢意外的人，光着屁股爬到旁边一棵树上，正观察着什么。

等了好一会，陈新从树上跳了下来，毫不在意自己的一丝不挂，对刘民有说道“好像不太对，远处的无线基站没有了，山还是那些山，但刚才我们俩坐过的树干不见了，周围的树也有点不同，我两怕是有麻烦了。”

陈新一边说一边学着刘民有找来一圈树叶围上，谈话间瞥见刘民有颈子下几道血痕，哈哈笑道：“尹琬秋这九阴白骨抓功力见长，你今天啥东西都掉光的回去，交代不过去，还得挨一顿狠的。”

刘民有没好气道：“还不是为房子的事。”

抬头看看天空，大小金字塔已没有了踪影，但天色比刚才要早，太阳还没过顶，虽然环境的突然变化，让陈新的心理也颇为忐忑，但他表面上还是从容，这让刘民有稍觉心安，两人商量后决定先下山到刚才见过的一个农家乐找件衣服穿，然后搭客车回天津，自己的车只有先放在山下停车场。

下山途中，雾气比上山时浓，石板的登山道不见了，来时的山路几乎不见了痕迹，只能依稀看出有道路可以行走，周围杂草丛生，灌木的和小树的枯枝横斜出来，偶尔还有松鼠山鸡从旁跳出逃开。

刘民有越走越心惊，因为没鞋子，脚走得生痛，还被石子划出两道小口，同时又担心被人见到自己裸奔，解释起来恐怕都没人信，搞不好还会被当流氓打一顿，而陈新却一路哼起小曲，好像颇为享受这样的奇遇，可能已经在想象回去后怎么和朋友吹嘘。

刘民有一路提心吊胆终于下了山，来时看着的青山绿水，此时在他眼中，已然是穷山恶水，转过一个弯路，迎面一个人影，让他心里一宽，终于可以找衣服穿了，再仔细一看，头脑再次当机。

来的是一个古装的药农样子的人，年级较大，身高约在一米五，佝偻着背，须发略略花白，眉毛下一双略带狡猾的眼睛对着两人警惕的乱转，头发较长，在头顶戴一定方帽，前额和两鬓的未包住的一些头发胡乱的飘着，身上是一件右衽的破旧粗布衣服，裤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几根布条吊在下面，脚上只穿了一只鞋，用几根蒿草从脚底捆住，背上背着一个背篓，手持一根木柄小锄。

药农头发眉毛上都沾了不少水珠，可能是刚从某个满是露珠的树丛从出来，看着对面两个野人，他也是有点发傻，往后退了两步，手中的小锄举了两次，放在胸前，一脸戒备，似乎在犹豫是否掉头回去。

刘民有赶紧说道：“大哥，您好，请问这附近最近的农家乐在哪里？”

那药农听后不说话，又掉头回去，走了几步，拉开距离后，回头看两人没继续走来，又停下，对两人道：“小老二在这山里采药几十年，从来没听过叫农家乐的地方，你们若要买衣服，可带了银钱？”

刘民有还想再问，陈新已拉住他，自己对药农问道：“我二人在山中迷路，衣服被人抢走，现在已不知走到何处，烦请您给指指道路，等我们回到家中，以后一定重谢。”

那药农道：“你们两个可是辽东逃来的，我在山下已见过，头发也是如你们这般长，这左近也没你这般口音，你们也别骗小老二，你们从鞑子那里逃出来，定是什么财物也无，还说什么重谢。”

鞑子，辽东？刘民有忙到“大哥，你搞错了，我们真是天津人，不信你看身份……身份证掉了，车就在山下停车场”

“天津那么远，你们到这荒山上干吗，我只在山上采药，身上也无钱财，看你二人不象好人，你们要是敢到我们村里，就抓你们去见官。”

药农说完转身就走，这次不再停下，走远后又转头看了看两人，消失在山道拐角处。

陈新对刘民有道：“兄弟，我们是不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我们穿越了？到处景色都不同，也从来没见过这幅打扮的农民。”

刘民有一听，大急道：“那我们啥时候才能回去，我的房子咋办，定金都交了，我的钱啊……我老妈老爸，我女朋友咋办？”

陈新把两手一摊，带头往前面走去，边说道：“要不然你跟金字塔申请重新穿一下，没准穿个格格。现在先不管穿不穿越的，我们先找衣服穿，跟着那药农，我去问问他这是哪一年。”

刘民有对历史没有任何研究，明朝也就知道几个宦官，还是从电影里面看得，他急急跟在陈新身后问：“人家要是不给衣服怎么办，如果真穿越了，古代的衣服可是个贵重财产，尤其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陈新没回头，回了一句“先问问那药农是什么年代。”

两人走得很快，走了几分钟后，转过一个弯道，一眼望去，道路渐直，前方十余米远，又有一条小路向右方延伸出去，那药农却没了踪影。

陈新停在转弯处，转身对刘民有大声道：“看来那银子不是那药农掉的，我们不用追他了。”一边对刘民有猛眨眼睛，刘民有忙接道“对啊，我们可以吃好久了，有那么多银子”，刘民有一时也不知道说多少银子好。

旁边草丛一阵晃动，刚才那药农已急急跑出来，边喊着“我一时采药，还没发觉银子掉了，快快还我，不然抓你二人去见……啊……救命”

刘民有眼前一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陈新已经一把将药农扑在地上，双手往下压住了那药农的两手，那药农瘦瘦小小，被陈新150多斤一压，已动弹不得，口中还在大叫救命。

陈新准备腾出一只手，谁知这药农手劲颇大，一只手却压不住他双手，听着药农大叫，陈新急忙对旁边发呆的刘民有喊道“快帮忙堵他嘴”

刘民有结结巴巴道“你，你说，问他哪一年的，没说……”

“我打算把他绑起来问，别废话，快点，有人来……就完了。”

刘民有双手颤抖，在地上抓一把泥土，想一想又换一块石头，陈新一看不由哭笑不得：“撕他裤脚的布”，药农一听，挣扎的更加起劲。

等两人终于堵住药农的嘴，又用他的裤带把他捆好，抬着进了刚才药农藏生的草丛，才坐下大口喘气，两人身上被树枝挂出无数口子，头发上还顶着一些不知哪来的枯草之类，陈新刚才在地上和老头一阵搏斗，沾满泥土，颇为狼狈，那药农也累得够呛，看着两人的眼中露出恐惧的神情。

“你可没说要这样问他，你这是抢劫罪知道不！会被判刑的”刘民有喘息完毕，开始找陈新算账。

“等警察和法院也穿越了再说”

“要是我们没穿越呢，说不定走出去车就在外面停着。”

“现在你还觉得没穿越，要是没穿越就赔这位老先生10万，不，3万，他肯定会原谅我们的。他力气可真大，看不出来。”陈新活动活动发酸的手背，脸上又恢复了他得标准笑容，对药农举起小锄道“现在我们向这位先生求证一下我们有没有穿越”……

……

一名抢劫犯和一名被害人并肩坐在地上，还有一名主犯正在剥被害人的衣服，“天启七年四月，天启七年四月”刘民有从确认他们穿越后，精神便出现一点问题，口中一直喃喃的反复念叨这几个字。

“天启七年，找魏忠贤肯定不行，马上挂了；李自成，不行，道路太曲折，我的命估计没他那么硬，皇太极！！！”陈新一边抢劫衣服，一边算计着，想到这里精神一振，随即又摇头“当奴才，给多少也不干。崇祯也不行，只有一个脑袋，老子头也要，发也要。”随后他停下来，低头对药农道“老人家，我们是辽东逃来的，却不是鞑子奸细，我们头发被建奴剪了，现在才长了这么一点，今天实在对不住，借你衣服一用，日后定有重谢。”

药农的嘴已被重新堵上，也无法反对这个提议，陈新将裤子给了刘民有，药农的长裤被刘民有一穿成了短裤，陈新自己拿了衣服捆在腰上，遮住关键部位后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收拾停当后他在刘民有耳朵边低声道：“还得找衣服，你看，我还没裤子，这老农说前面两里就是他们村，我们带着他，先到村外看看。”

“还要抢这些百姓的东西么？你好意思？”刘民有也有气无力的低声问。

“好意思光屁股走半天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再说咱只劫衣服，不劫色，叫借好了，暂借，以后还他们两件。我们不能等到晚上，晚上要是没衣服，没住处，我们就得冷死在野外。”

刘民有心中有些不忍，说道“要不我们再往前走一段再说，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家愿意收留我们？”

“要是没有怎么办，越往外定然人越多，这老汉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口音不同，又没有头发，衣服也没有，凭我们两个现在这幅德行，若被抓去见官，被当成鞑子辽东来的奸细，又怎么办？”

陈新低声说完后，见刘民有不再反对，便又故意大声对刘民有道：“我们把这老汉送回他们村，然后我们就回山上去。”刘民有略感奇怪的看他一眼，看他又在眨眼睛，便答应一声，不再说话。那老汉听两人不会害他性命，嘴里也支吾两声后不再吵闹。

陈新先从草丛中探出半个头，看了周围没人后，扛起老汉上了先前的小路。又走了约两里路，转过两个小弯，前面渐渐开阔起来，山间一片平地，一条小河从谷地中穿过，十余户人家便坐落在小河边，河上一座木桥，桥下用几根大木支撑着桥面，小路通过村中，经过小桥，过桥后顺着河道，往山外蜿蜒而去，两个妇女赤着脚在河边洗衣，隐约听得到一点谈话声。

两个抢劫犯，现在已经是惯犯，躲在树林中，隔着树叶观察着村子，老农远远的放在一边，陈新笑道：“我们来时看到的农家乐应该就在这里，原来以前是这个模样。”

刘民有低头想一想，对陈新问道：“你刚才怎么知道那老头在那附近躲藏？”

“那处拐弯后，前方视野开阔，又有岔路，老头要想看我们走了哪条路，又好确定我们是否走远，他才能放心继续上山。所以要躲，就应该选那里。”

“那刚才怎么不放他走，还要带着他？”

“放他走了，他抄近路回村子，就这么几条路，叫几个大汉拿锄头扁担把路一堵，我们怎么下山，怎么继续借衣服？”

刘民有不在纠结方才的事情，又问道：“那现在咋办，这村子这么安静，直接抢衣服，她们一叫，还是会被堵住。”

“一会我们准备两根打狗棒，然后放了老头，让他看着我们往原路返回，然后我们躲在附近，等他喊人追去后，咱两进村借衣服，还有吃的。”陈新揉揉肚子，又咂了咂嘴。

……

“汪汪汪”，刘民有提着棍子边跑边咬着手中的肉干，不知道是兔肉还是野鸡肉，风干后挂在一户人家外，被两人顺手借走，当然，还有不少衣服，男式女式都有，两人暂时还顾不得挑选，一边跑着一边吃，还不时回头看看狗有没有追来。

跑出一里外后，狗叫声渐远，两人换上衣服，最大号的仍是偏小，但对他们来说，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两人各扯下一片布，把头包起，又把剩余衣服打包捆好，陈新背在背上，快步往山外行去，途中又有两个小村，两人不敢停留，也不进村，只从村外道路过去。

前方转过一个小山包，视野渐渐开阔，再走一段，一条宽阔的土路出现在眼前，“终于重见天日了啊！”陈新大笑起来，穿越后下山，借衣服，从上午9点过折腾到下午，现在已是后世的下午3点左右，“兄弟，往哪边走，往西是去蓟县，继续走是京师，往东是遵化，噢，要不要回去天津，看看你的房子在不在？”

“你明知道不在，你决定好了，我脑子乱得很。”

“我定不了，先离这里远点，刚才那老农带人往山上追去时，可是凶神恶煞……”

陈新沉吟片刻，对刘民有道：“遵化靠近长城，是边关重镇，关防肯定比较严，我两这副样子，还是先去蓟县，后面要去哪里就再说。”

二人便转上官道，向西往蓟州方向而去，此时还没有后世的于桥水库，官道南面约十里之外是石鼓山等连绵的山丘，南北两片山地之间的谷地中是大片的麦田，四月正是冬小麦成熟的时候，微风吹来，一阵阵金黄的麦浪翻滚，梨河（过蓟州后叫沽水，现名州河）由东向西贯穿其间，从北面山脉流出的几条小河由北向南汇入其中，官道上便有多座桥梁，谷地中散落着一些村落，一副安宁的乡间景色。

刘民有无精打采跟在陈新身后，陈新倒是一路东张西望，饶有兴致的看着这明代的景致，陈新扬起头深吸一口气，叹道：“空气真好，你说我们会不会多活几年。”

刘民有有气无力的回道：“还想着多活几年，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包里的肉干只够吃两天的，我们除了这包破衣服，一分钱没有，我只会写程序，你只会讲政治，就我两这样，做苦力也没人要。”

陈新回头看看刘民有的样子，嘿嘿一笑：“不要那么悲观么，你想想，也有好处不是，至少你今天不会挨尹碗秋的九阴白骨抓，不用担心买房子，老潘的项目也不用接了。”

“还不悲观，别人穿越都是当格格王爷啥的，我们这连衣服裤子都没了，这叫啥好处，要不你就全拿去，让我回去对付老潘得了。”

“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你哭死也回不去，还是多想想现在咋办的好。对了，你知道天启七年是什么状况不？”

刘民有一愣，他只知道到了明代，还真不知道这天启是啥时候，忙道：“真是，我对历史一点不熟，你正好给我讲讲。”

“天启七年，就是说现在的皇帝还是个木匠，魏忠贤大权在握春风得意，但马上就要挂掉，辽东那边有一个叫后金的政权，就是满清的前身，等个三两年，他们便隔三差五进长城来打秋风，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十多年后，就走咱们现在这条路进北京，建立了‘我大清’，还有一个叫李自成的人，现在是个邮局员工，过几年下岗他就得造反，也是二十年后，逼得砸他饭碗的崇祯皇帝也下了岗，还搭上性命。等他们这么一折腾完，北方的人都死了一大半了，剩下那点人，也都被‘我大清’逼着留了一根猪尾巴，当了奴才。其他么，还知道一些大事件大人物，以后慢慢说。”

刘民有讶然看着陈新道：“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个乱世？我们咋就这么倒霉呢，还穿到这人命贱如狗的时代。”

陈新伸出手摇摇“哪有狗那么金贵，你家那腊肠不是都吃专业狗粮，病了还有宠物医院，甚至还上过学。应该是贱如草，而且是国内公园的草坪。”

“不要说那狗学校了，老贵不说，还啥都没学到，要是早知道要穿越，我就……”

“烧了它！”

刘民有忙摇头道：“那我不敢，我去骂他一顿。”停了一下又有点出神的叹道“就是不知道我那腊肠怎么样了，我要是不在，它都不吃东西，尹琬秋又不喜欢他，说它没毛，我这一穿，迟早得被尹琬秋扔了。”

“下锅炖了也有可能！”

刘民有手一指陈新“你！！！”

陈新连忙举手道：“好好，我说错了。”

等刘民有放下手，陈新又补充道：“应该红烧更好。”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小说：《晚明 作者：柯山梦》柯山梦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49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